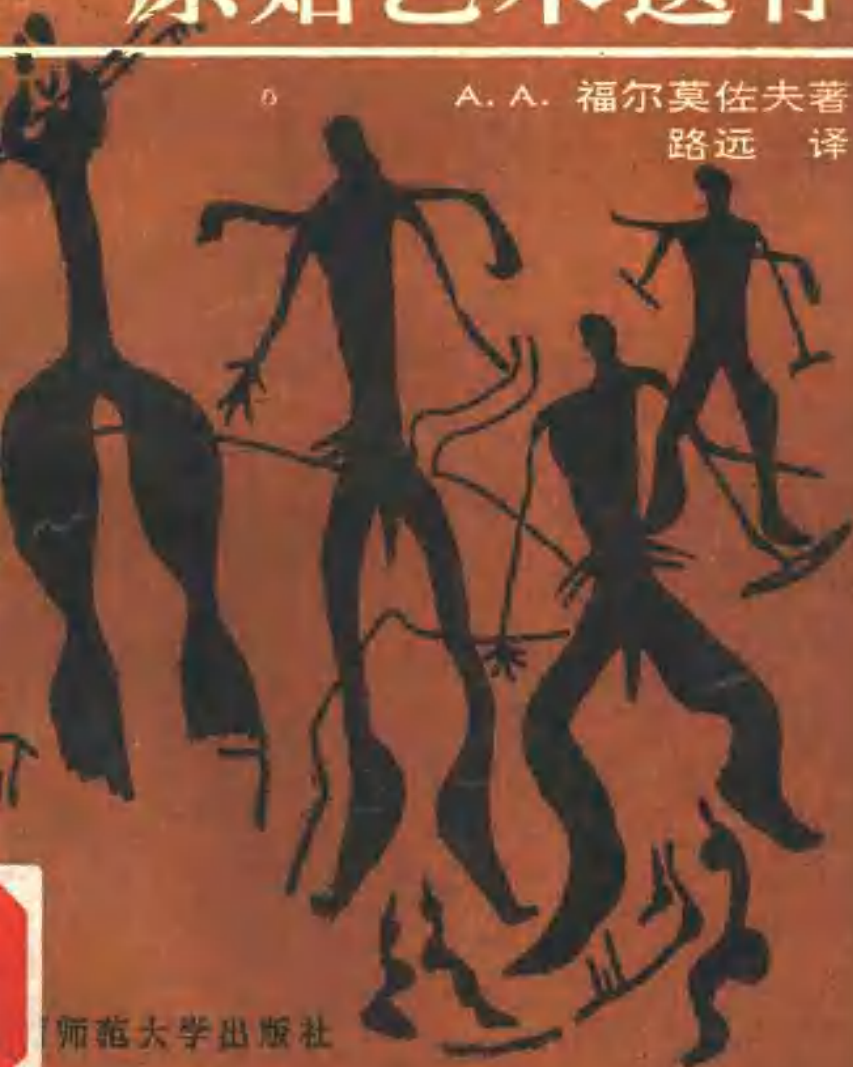


苏联境内的 原始艺术遗存

A. A. 福尔莫佐夫著
路远 译



师范大学出版社

苏联境内的原始艺术遗存

〔苏〕 A·A·福尔莫佐夫著

路 远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8 号

苏联境内的原始艺术遗存

[苏] A·A·福尔莫佐夫 著

路 远 译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微机室排版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兰田县立新分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字数 106 千

1992 年 3 月第 1 版 199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400

ISBN 7-5613-0522-2

J·8 定价: 2.90 元

А • А • ФОРМ030В
ПАМЯТНИКИ ПЕРВОБЫТ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ССР

根据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
1980年第二版(增订版)翻译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猎人的艺术	(9)
第二章 农人、牧人及其北方 邻人的艺术	(34)
第三章 岩画	(47)
第四章 小型雕塑	(75)
第五章 装饰图案	(86)
第六章 高加索石冢	(96)
第七章 坟丘与石像	(107)
结语	(124)
注释	(134)

导 言

近年来,人们对考古学的兴趣在明显提高。当然,以前公众对埃及金字塔或斯基泰*古坟丘的发掘也表现出极大的好奇。所不同的是,现在人们的兴趣开始深入。今天吸引读者的已经不是黄金眩目的光芒了。作为一系列伟大历史事件的参加者,我们的同代人在为我们星球的未来担忧,人们很想知道,在已逝去的岁月中,人类是怎样走过来的,“历史上曾发生过什么”(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曾以此作为他一本书的书名)。为此去读那些关于 19 世纪的概述已经不够了;必须对人类整个艰难而漫长的道路有所认识。而这一任务首先是属于考古学家的。

可是考古家该谈些什么呢?谈燧石刮削器和骨针吗?谈古代民族的迁徙吗?这些题目离今天的世界过于遥远。不过,还有另一类与精神生活有关、与至今仍会使我们激动的问题有关的题目。而要谈这类题目,首先应当找到后世子孙和远古

• 斯基泰人:公元前 7 世纪至公元 3 世纪居住于黑海北岸的民族,创造了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对斯基泰文化的理解及其分布范围,目前尚无定论。(页尾注释除注明者外均为译者所加)

.. V. G. 柴尔德(1892——1957):英国考古学家,以欧洲和近东史前考古学的综合研究著称。

祖先之间共性的东西。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常常是发掘了数十个遗址和墓葬，翻挖了数千立方米的土方，我们却丝毫不能接近目标。有成百万陶片，数百件石器、青铜器及装饰品从我们手中经过。对于发掘品的研究也要耗费成年累月的时间：需要修复破碎的器物，需要对器物分类和描述。这一切早晚总会有用，可是用这样的方法我们永远也不会弄清我们祖先的意识形态。不能用物质文化的尺度去判断意识形态。这里没有直接的一致关系。澳大利亚土著人不知有金属，不懂农业和畜牧业，不会使用弓箭，不会制陶器，可他们世界观的复杂程度却使民族学家们惊讶。

因此，不能轻视古代日常生活的遗迹，应当去寻找那些我们祖先创作中保留下来的东西。在埃及和两河流域，做到这一点要容易得多。在那里的千年尘埃中，除了陶片，还可发现纸草的断片和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残片。如果文字能够释读，那么早已死去的人们就可以开口说话了。但是并非每一片纸草、每一块泥板都可以揭开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个世界的帷幔。“伊里—乌涅纳从房主伊金—耶阿处租赁伊金—耶阿房屋一年……伊里—乌涅纳付 1 西克尔 15 希银子给伊金—耶阿。”“西阿努尔—马津城 39 塔兰 50 米纳羊毛，阿克沙克城 27 塔兰 10 米纳羊毛，伊什孔—耶阿城 5 塔兰 20 米纳……”^①这些公元前第二千年初巴比伦商人用楔形文字书写的文件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 古克尔、希、塔兰、米纳均为古代巴比伦、希腊等国的货币单位和重量单位。

但是在这些商业文书中偶尔也会发现别的什么。这不是某个 40 世纪前躲在角落里摆弄自己财富的、不知火箭、电视甚至铁器为何物的买卖人无聊的呻吟，这也不是祭司在祈求那些长着牛头的怪神，这是人的、诗人的、思想家的声音：

“告诉我，我的朋友，告诉我，我的朋友，

告诉我你所知道的大地的秘密。

我不告诉你，我的朋友，我不告诉你。

如果我说出大地的秘密，

那时你就会坐下来失声哭泣。”^④

这些诗句引自《咏吉尔伽美什史诗》。这部史诗至少是在公元前第三千年末写于美索不达米亚。

“没有公正者，大地容许作恶……人向自己的兄弟藏起自己的脸……心是冷酷的，都想去依靠的那个人没有心肝……罪孽毁坏着大地，罪孽没有尽头……死亡对我犹如恢复健康。”^⑤这是《失望者与自己灵魂的交谈》中的话。根据古埃及学家的意见，该作品写于古王国时代与中王国时代之交，即也在公元前第三千年末

“请登上被毁的城市的丘岗，沿着古代的废墟徜徉。看看那累累白骨，他们也曾生活在这世界上。他们中谁是恶的主宰，他们中谁又是绝顶善良？”^⑥《主人与奴隶关于生命意义的对话》的无名作者在发问，这是公元前第二千年前半期即汉穆拉比时代的作品。

在埃及和伊拉克的沙漠中耗费再多时间也是值得的，因为在发掘中获得了这样的文献。

然而能够发现泥板和纸草纸的地方太少了，况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要比无文字记载的历史短 350 倍。我们苏联的考

古学家能够对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鼎盛时期居住于苏联境内的各民族的精神文化知道点什么呢?要知道,就连埃及等国的考古学家遇到的也是大量琐碎的一鳞半爪,这是古代创作所特有的,而我国的情况就更加严重。但这并不是毫无希望。缺乏文献资料可用艺术遗存来替代。艺术遗存在西伯利亚和顿河流域,在中亚和高加索,在卡累利阿和乌克兰均有发现。有的遗存属公元前第三千年至第二千年,有的更早,属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

任何一件带刻画的骨片或石雕像都有很高的价值,但这类物品的数量在4万年原始社会的历史中太少了,尤其是与近两千年遗留下来的建筑、绘画和线刻画作品的数量相比,更是如此。有些艺术创作领域几乎不留痕迹地全部毁灭了。只有在七个泥炭田中还保存有木质雕像,大多数遗址中木头已完全朽烂。当年的织物和皮革的、编织的及桦树皮的制品也曾有过丰富的装饰,同样腐烂无存了。

这些空白是其他材料无法填补的,因为每一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特殊的生命旅程。在公元前第三千年克里米亚石棺的石板上,有一种毯子似的几何形彩绘图案(图27),在同类墓葬出土的陶器上却始终未见到这种装饰图案。在波德涅普罗维耶和波德涅斯特罗维耶公元前第四千年至第三千年的特里波利耶文化居址中,有许多抽象化的小型陶塑。仅看这些静态的形象,你无法猜到,特里波利耶人在陶器的彩绘中能出色地表现动态。我们可以将希佩尼兹遗址出土的女性塑像与同是该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奔跑中蜷缩着身体的狗的剪影图案加以比较(图1)。

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的前亚城市遗址——马里的发掘中,

发现了在陶器上压印图案的木制模具。它的构图是按透视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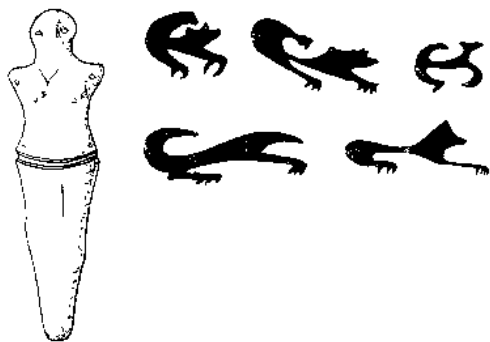


图1 乌克兰希佩尼兹遗留址出土的特里波利耶文化陶塑女像和陶器装饰图案中奔跑着的狗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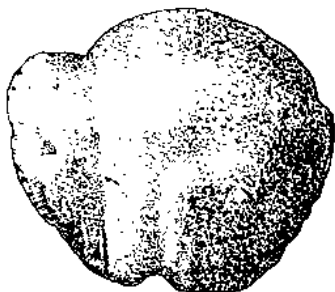


图2 谢伊姆河阿夫杰沃遗址出土的用猛犸骨雕成的猛犸形象

则配置的。然而在两河流域宏伟的宫殿艺术中，没有任何一幅作品运用了透视法则。

在一些打碎的陶器残片上，有埃及人所画的十分可笑的画面：向老鼠讨好的猫或在老鼠面前无能为力的猫，等等。大概，这是寓言的插图。在装饰陵墓墙壁的彩绘壁画中，这种场

面的构图我们从未看到过。

重拟古代人的精神世界是很不容易的，要知道，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遗存并非到处都能保存完好，也并非所有时代的都能留下来，哪怕是一些并不重要的部分。凭借如此复杂的资料进行研究，我们有失去科学的客观性和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但是，应该因此而放弃我们的探索吗？

从伊戈尔·格拉巴利*编写《俄罗斯艺术史》的那个时代起，涅尔利河畔的波克罗瓦教堂成了祖国建筑美的象征。成千上万光临弗拉基米尔的游人无不赞叹其“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优美和谐的外观”。只是到了1944—1955年，И·Н·沃罗宁才在发掘时发现了教堂周围的回廊遗迹。对其最初面貌的复原表明，这是一座非常雄伟高大的建筑。与之相比，波克罗瓦教堂今日的模样——后来改建的结果——变得很难让人满意了。但不必为错误惋惜。那忧伤的抒情的塔楼无疑总会帮助我们揭示某些新的东西，不论是中世纪建筑中的，还是更广泛的古代俄罗斯的。

在诺夫戈罗德，沃尔霍夫河上白色教堂的天鹅群雕让人赏心悦目，可曾几何时，这些教堂建筑都是红色的。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呢？我们清楚地知道，古希腊人是给自己的雕像涂彩的，而我们却无法想象五颜六色的希腊雕像。

当我们不仅而向1000年前或2500年前的时代，而且面

* 伊戈尔·格拉巴利(1871——1960)，苏联著名画家、艺术史学家和博物馆学家。1909——1916年曾领导编写出版了第一部科学的《俄罗斯艺术史》。

向更远的时代时,同样也不要惧怕错误。我们将极力探索解决我们所感兴趣的课题的途径。也许,这些途径并非都正确,但是往前走总比停留原地要强。我们决不奢望“设身处地”地想原始人所想,完全洞察其思想,解释岩画或石雕的每一个细节。如果把这些遗存作为精神生活发展的统一链条的一环来以旁观察,很可能会更有利些。

最后补充说明一点,本书不涉及艺术起源问题^⑤。哪怕只是提出这个问题也非得涉猎全世界的材料,既有考古学材料,也有民族学材料,还要利用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并须从哲学观点出发对这些不同性质的资料加以认识。本书的任务在于:介绍苏联境内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原始人类的艺术创作。

我们只须记住几个基本情况,最早的洞穴壁画和石雕、骨雕形象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它们是克鲁马农人——现代形态的人类中最早者——所创作的。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即尼安德特人的时代,还没有艺术。对于那些想知道确切年代的读者,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法,那些出土有人和动物小型雕塑的苏联旧石器时代遗址,其年代在距今2.3万年至1.2万年之间。

艺术的产生,是旧石器时代猎人劳动实践和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与氏族组织的形成有关。当时的人类已具备了现代人的体质类型,大脑的容量增加了,出现了大量新的群体,产生了对新的交往形式的需要。事实驳斥了种族主义学者关于艺术起源于宗教的理论。然而,那些坚持艺术与宗教无任何关系的作者也未必正确。两种理论同样都是反历史主义的。在石器时代人的意识中,还不能区分特殊的宗教范畴与非宗教的艺术范畴。在他们的意识中,错误的和正确的前提,狩猎巫

术的习惯和生产实践所得出的结论总是交织在一起的。大洋洲、非洲、亚洲和美洲各民族的岩画，石质、陶质和木质的小型雕塑都是在举行特定仪式时创作的，然后受到长期的祭祀和崇拜。应当对包含宗教因素与现实经验于一体的原始思维的这种特有的混合性加以阐述。这一点某些苏联研究者——考古学家和民俗学家——曾正确地强调过^⑧。

第一章

猎人的艺术

原始人类开始掌握农业和畜牧业技术，距今还不足1万年。在此之前几十万年漫长岁月中，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有三种：狩猎、捕鱼和采集。

当然，即使是在历史的最初阶段，我们远古祖先的智慧也是显而易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一般均分布在河沟通向某一宽阔谷地的出口处的岬角上。沟壑纵横的地形有利于追逐猎取成群的大型食草动物。狩猎的成功依靠的不是武器的完善（旧石器时代的武器仅有标枪和长矛），而是追猎者复杂的战术。他们驱赶猛犸或野牛，不让它们拐向一旁，而是在被悬崖包围的岬角上将其赶向无法避免的毁灭。再晚一些，到中石器时代早期，出现了弓箭。这时猛犸和犀牛已经灭绝，人们不得不猎取一些小的非群居的哺乳动物。从这时起，狩猎的成功不再取决于捕猎者集体围猎的规模和动作的协调，而是取决于单独弓箭手的机敏和准确性。中石器时代捕鱼业得到了发展，出现了鱼网和鱼钩。

这些技术上的成就——对最理想最适宜的生产工具长期寻找的结果——并未改变事情的本质。人类依旧只是攫取自

然界的产物,他们完全依赖于大自然,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要比在农业和畜牧业时代紧密得多,更不用说我们今天的工业时代了。

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某些以狩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的艺术遗存告诉我们,在这一时期人们的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哪里。岩石上的色彩画和雕刻画,以石头、粘土和木头为原料的雕塑,器皿上的装饰图案,其对象几乎毫无例外,全是所要猎取的动物。

俄罗斯平原的旧石器时代居住遗址中,包含有大量的猛犸骨骸。顿河与第涅伯河河间地带的远古居民能够成功地追踪和捕杀这种巨大而又迟钝的野兽。野牛、马、鹿也是时常猎获的理想猎物。在杰斯纳河的梅津遗址中,发现了 116 具猛犸骨,83 具北方鹿骨和 61 具马骨。这些动物的形象被旧石器时代的画家描绘了下来。在巴什基尔的卡波夫洞穴的洞壁上,画家用红色颜料画了 11 只猛犸,1 只犀牛和 3 匹马(图版 I)。在顿河流域的科斯秋基 I 遗址,发现了用软质石料——泥灰岩刻成的猛犸雕像 6 件,犀牛、马、熊的雕像各 1 件,并在骨头上刻有麝牛的侧影轮廓。在谢伊姆河的阿夫杰沃遗址,也有一件猛犸石雕像(图 2)。此外,克利亚齐马河的松基尔遗址也发现马的雕像,顿河的阿诺索夫卡遗址也发现了犀牛的雕像。在伊尔库茨克附近的马尔他遗址,猛犸巨大身躯的轮廓则被刻在一块骨片上(图 3—1)^①。

在遗址中出现的某种哺乳动物的形象数量不同,并非偶然。在我国就没有如法国的索留特尔那样的原始居住遗址,那里有几乎 1 万具野马的骨骸。然而西方也没有如梅津这样包含大量猛犸遗骨的居住遗址。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国有关马

的岩画和雕塑非常普遍，而有关猛犸的却相当少。在苏联境内，这种题材上的对比关系就不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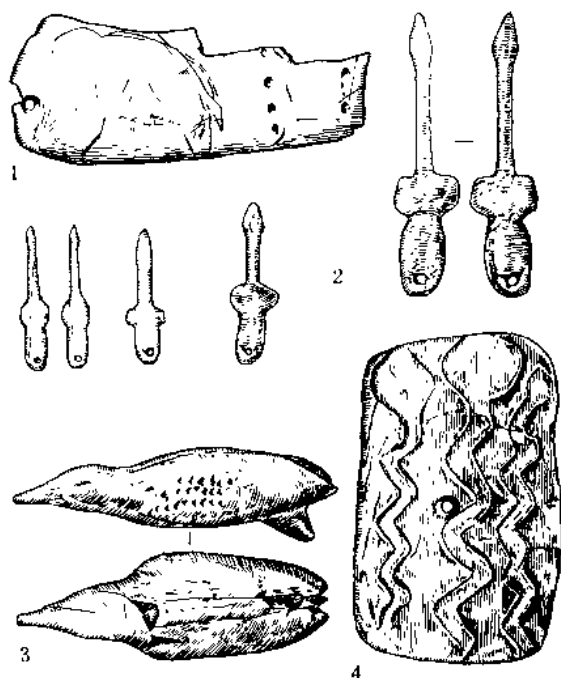


图3 伊尔库茨克附近马尔他遗址出土的动物造型：1. 刻在猛犸象牙骨片上的猛犸身体的轮廓；2. 猛犸象牙雕成的鸟形避邪物；3. 猛犸象牙雕成的潜鸟形象；4. 刻有蛇形象的猛犸象牙骨饰牌。

猛犸、麝牛和犀牛灭绝之后，幸存下来的大型野兽的意义就更大了。这在我国北方地区是驼鹿，在南方则是野牛。在岩画中出现野牛形象的有梅利托波尔附近的石墓，阿赛拜疆的

科贝斯坦(图版 I),乌兹别克的扎拉乌特卡马尔洞穴(图版 I)。驼鹿的形象则出现在奥涅加湖的岩岸上和濒临白海的维格河岸花岗岩峭壁上(图 4),以及勒拿河与安加拉河边的悬崖上(图 5)。比较有名的驼鹿骨雕发现于西伯利亚的巴扎伊赫和日雷岛,而驼鹿的木雕发现于乌拉尔的维斯克、希基尔斯克和戈尔布诺夫斯克等泥炭田。奥涅加湖的鹿岛墓地,立陶宛的什维扬托伊,伏尔加河上游的萨克蒂什,均发现杖头为驼鹿头像的骨杖。当野牛在南方灭绝后,人们开始在岩石上刻画鹿与山羊的简略图案。



图 4 白海附近扎拉夫鲁加岩画中凿刻的驼鹿、小船和乘滑雪板的追猎者的形象

鸟类的形象,不论是岩画上的,还是石质、骨质、陶质和木质雕塑,在新石器时代都特别多。这很明白:鸟类是旧石器时代人的标枪和长矛所无能为力的。

这一切似乎都在向人们证实,远古艺术的题材与石器